

HUANG YE

荒野中的女体

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

ZHONG DE NÜ TI



林幸谦 著



*When we abolish the slavery of half of humanity,
together with the whole system of hypocrisy that it implies,
then the 'division' of humanity will reveal its genuine
significance and
the human couple will find its true for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NG YE
荒野中的女体

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

ZHONG DE NÜ TI



林幸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2004/7/02

本书经中国台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3-07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 / 林幸谦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张爱玲研究系列)
ISBN 7-5633-4248-6
I. 荒… II. 林… III. 张爱玲(1920~1995) - 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2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北京怀柔城北 邮政编码：10140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19.75 字数：248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黄继持(前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 把张爱玲置入女性主义论述中,且大规模全面展开,在本书以前,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敢于尝试。此书所根据的“女性主义理论”,糅合了法国学派与英美学派,并稍点染以东方色彩。以女性主义为切入点,再阅读张爱玲之所以可行,本书作者大有学理凭借。这里的“重读”,也可以说是“另读”,气势盈溢,阵式严整,在“张学”上至少是别将一军。

★ 林幸谦兼具学者与文艺作者的学识与性情,探求张氏“用心”时,不惜以自己全副生命投入,整幅呈现的是“林幸谦的张爱玲”,但不碍其他“张迷的张爱玲”同时纷然存在。本书恪遵学究式规格,其实委屈了作者另外一面的才能——诗与散文创作的才能。做学术研究时,每不免敛才以就学,犹幸本书写作,多少善能学为才使,才与学俱。

★ 林幸谦所写的散文与诗,曾被视为“后现代”的,而他所驱策的学术理论,也大体是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文论。当代意义的“文本”概念之确立,让作品从作家的意图解脱出来,“作

品”转成“文本”，读者遂得以在阅读中，参与意义的建构。

李欧梵(哈佛大学教授)

★ 综而论之，从“闺阁”到国家、从“女体”到父权、从“压抑”到“逆反”，这一系列的论述方法，仍然是从心理分析衍变出来的。这一种分析方法，落实在小说文本，多从人物及隐喻层次着手，也着墨较多，而对小说语言本身的探讨则较少。换言之，各种理论观念先行，而技巧的分析则在次。因此，“政治正确”式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往往把各种政治符号和理论观念作为文本阅读的先锋，甚至“阅读”二字(reading)在此也变成了一种女性政治的策略。

★ 林幸谦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如果把这两本书的作者身世也作为想像的文本来推敲，则会发现他的行文中也带有一种“狂欢”，而理论用语在这种“狂欢”叙述中非但没有干燥的学究气或翻译语气，而且更显露出一种承担感。本书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二者兼顾，分析得心应手，甚至把张爱玲离群索居和死后海葬的隐喻和吊诡意义也写出来了，令人钦佩。其附录更为“张学”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不愧学者本分。

刘再复(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 去年秋天，因为要参加岭南大学的张爱玲学术讨论会，便阅读了一些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资料，阅读中才发现研究专著中最有分量的两部学术论著，作者都是林幸谦。这两部专著共八九百页，每一节的概念都相当密集，每一页都有分析的力量与逻辑的力量在吸引你。书中有理论磁场在，读到最后不能不说：这是两部对一个具体对象进行充分学术化的批评，也不能

不佩服著作者所下的苦功夫和作者的思辨能力。

胡锦涛(台湾政治大学英语系教授)

★ 阅读张爱玲有许多方式,林幸谦所著的张爱玲研究,以其独特的方式把读者带到一个介于“英美女性主义学派”、“法国女性主义学派”与“建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三线交会的临界点。本书引用西方性别理论来探讨张爱玲文本,并自觉地将其放置到中国“宗法父权”体制的大传统背景来予以理解。这种西方性别理论中国本土化的结果是许多旧词而新解、新的创造性批评词语应运而生。词汇丰富,文采盎然,本书临水照花般以多重倒影映照张爱玲文本的面貌。

★ 本书最重要、最不可忽视的贡献在于确定张爱玲文本的压抑主题,指出张爱玲并不盲目追随时代潮流,以阳化的革命女性与国族论述进入主流文学,却以女性在宗法体制的压抑处境来反面控诉宗法父权文化对于女性的歧视与迫害。

★ 此外,本书更试图进一步建构“压抑”与“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思索“分裂的主体/他者如何挪用自身的匮乏与压抑力比多去建构女性文本”。本书举证资料丰富,时见慧心巧思,深具洞察力,具有高度参考价值。在肯定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方面,本书无疑将是举足轻重的。

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 林幸谦重读张爱玲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张爱玲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性别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其研究方法,简言之就是从历史缝隙中找到历史、女性与传统男性/阳性论述的差别,以及它与权力架构、历

史文化范畴和性别意识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林幸谦除采取细读张爱玲文本外,还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做融会贯通的探讨,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以使自己的著作突破地域局限,跻身于国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行列。

★ 夏志清虽然从正面肯定张氏,但忽略了张爱玲小说所具有的女性意义,尤其未能挖掘出张著在揭露传统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抑真相。林幸谦恰好在这一点超越了前人,即他不满足于一般肯定张爱玲,没有停留在人性哲学的有关层面,舍弃了一种以男性经验为主体思想的父系文学批评理论,而从生理层次、心理层次和文化层次上剖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集体压抑意识。这种学术功力的取得,来源于著者整合的研究视野;正是这种视野,强化了著者女性主义思考坚实的哲学支撑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突破了长期以来将张爱玲纳入阳性自我的普遍“人”或“人性”的范畴,而努力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区分性与性别差异。

★ 林幸谦把张爱玲作品的开放空间视为教育、事业、爱情与婚姻的陈列室,并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研究视角,对张爱玲作品进行多角度的学理透视,这样便达到了全面把握女性中心论与张爱玲小说阅读策略关系的目的。这种整合的研究视野,正是迈向重读之路的要求与内在精神。

★ 作者充分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旁及心理分析、身体诗学和政治、文化批判以及国族论述。一方面,时时不忘以历史理性的眼光审视张爱玲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充分彰显女性论述作为一种新的批评策略的独特功能和价值,用女性文学、闺阁话语与女性主体边缘化作为张爱玲的临界点,为张爱玲研究及其文本隐喻提出自己的创见。

女性身体欲望与主体意识的重读

——序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黄继持

世有“张迷”，我不是。大抵还有“张学”，我不能。女性主义研究，我也不拟客串。所以对林幸谦这部作品，我该无置喙之余地。只因阴差阳错，曾经目击这份宏巨的文本生成，虽则只是旁观而不干预，更非“指导”，便似乎也须承担写序的义务，以志师弟因缘。佛说缘起性空，空中无色，本无系着，然而文艺与学术却以文字相牵，若果决然摒除迹象，则不知是高蹈抑或矫情了。张爱玲晚年离群索居，惜墨如金，不是寻常人所能学到的。幸谦既以浓墨复彩把张氏重新绘画，我也不妨以游戏之笔，漫说几句，充楔子抑或异调，也就无须细较了。

把张爱玲置入女性主义论述中，且大规模全面展开，在本书以前，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敢于尝试。而且作者还是男性，先不谈他的论述能否得到一般“张迷”的认同，仅以其对父权体制下女性压抑之有力揭示，与所谓“儒家疯女”之形象化刻画，便多少为男性——尤其是中国男性，在历史中积下的恶业，有某种赎罪之意了。至于本书有关女性身体欲望与主体意识的论说，则又是否表明男性作者，也未尝不能对女性有所了解，或设身处地而还移我情，或平等对话而互相尊重，则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偏锋出击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包括男女）自知自省自赎，以期达至真正和谐的良方了。

以女性主义为切入点，再阅读张爱玲之所以可行，本书作者大有学理凭借。本书原先是一份沉甸甸的博士论文，恪遵学究式规格，因而其实委屈了作者另外一面的才能——诗与散文创作的

才能。做学术研究时,每不免敛才以就学,犹幸本书写作,多少善能学为才使,才与学俱。林幸谦所写的散文与诗,曾被视为“后现代”的。而他所驱策的学术理论,也大体是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文论。当代意义的“文本”概念之确立,让作品从作家的意图解脱出来,“作品”转成“文本”,读者遂得以在阅读中,参与意义的建构。阅读而再阅读,大可突破原作者原来用心之所在,犹如19世纪下半叶中国词论家谭复堂所云:“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氏还多就“情”之旁通而言,罗兰巴特则并就“理”与“哲”而论,到福柯从“文本”进而改造“话语”的概念,并联结到权力与政治的运作了。幸谦此文撰写时,文本与话语理论,自西徂东,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乃至大陆学坛已有一定影响。甚且引而申之,偏而离之,“文本”险些沦为随意拿捏的玩物。作者(或“写者”)、文本、读者三方,毕竟不能像杂技般耍弄。读者与文本关系,解释学及接受美学有深入的思考。作者与文本之间,则解除了后者对前者从属关系之后,却也不能不回过头来探询二者如何“相”关。不一不二,不即不离,似乎是比较恰切的描述。但现代学人不能以禅师式的颖悟为了事,必须力寻通幽的曲径。或许文本下的“潜文本”,跟作者意识下的“潜意识”,可有这样那样的对应。而作者意识,或潜或显,及由此编织成的文本,也是种种权力踪迹的经行处。于是文本之于其作者,也不能脱净关系了。张爱玲文本之再读,不只是张爱玲所编织的“文本”之再阅读,也或多或少是对张氏本人,包括其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主体运作,及其辐射所及的社会情境与思想主张等,做出深度的开掘。幸谦此书,既凭仗“文本论”以摆脱故步,又不完全撇开作者(这里特别是女性作家的心理意识),即使冒着理论不够“纯粹”的责备,在论述上自有闲放的规模。

此书认为:“张爱玲的书写提供了作家一种自我界定的认同经验。”张氏的心理与其作品的艺术,个别论者或“张迷”可以有不同的体味。在文本阅读理论下,读者之能参与意义的建构,正关乎读者这一方,所占的是怎样的位置,所具的是怎样的知识,所用

的是怎样的方法。此书所具所用,显然是“女性主义理论”,糅合法国学派与英美学派,并稍点染以东方色彩。一般“张迷”是否认可,张爱玲本人曾否如此着意,遂非严重的问题。只是本书以绵延的语调、稠密的文字,细予辩说,力求周备,给人的印象,似乎于张氏独能“得其用心”。这位读者,仿如跟作者在“文本”这道桥上靥面相逢,拥抱起来。不知其他“张迷”会生嫉妒之心否耶?一笑!而这位读者,又透过文本重读,追认张爱玲为“压抑型”或“叛逆型”的女性主义“健将”,遂掩蔽了张氏及其文本的其他性相。这可能复非一般“张迷”所深喜,但论文规格,不言并不等于抹杀。所言者推类至尽,正是学术上的需要。何况幸谦兼具学者与文艺作者的学识与性情,探求张氏“用心”时,不惜以自己全副生命投入,整幅呈现的是“林幸谦的张爱玲”,但不得其他“张迷的张爱玲”同时纷然存在。这里的“重读”,也可以说是“另读”,气势盈溢,阵式严整,在“张学”上至少是别将一军。

这里的气势盈溢,固不止于欧美女性主义不专一派理论之“叠加”运用,以兹破译张爱玲几近全部的小说文本。于是社会、体制、权力之维度,与心理、身体、欲望之维度,相辅相补,每有出人意表的解读。复不囿于欧美论述成规,而能落实到中国传统特色,在术语汉译基础上,酌量铸造新词。诸如“父权”上冠以“宗法”,“女性”、“疯女”、“她者”上冠以“儒家”,“政治”、“话语”、“身体”上冠以“闺阁”,骤观不免使人错愕。“儒家”一词用得过度宽泛,“闺阁”一词用得略带谐拟,但这显然对张爱玲的中国女性文本,力求有所照应,以免混同于西方文本。还有“铁闺阁”形象之提出,更企图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时期“铁屋子”的象征接轨。这类新词,无论为得为失,都见出铸造者的创造思维与历史感受。

也许,本书的体势力度,正得诸作为论述底蕴的历史感受。与其笼统地说历史感受,不如说“历史边缘感受”。“边缘”或“边陲”的概念,固常见于后现代与女性主义论述中,而幸谦笔下屡屡出现这类词语,除因理论的恰切外,相信更跟他自处为“边缘人”“异客”这份“生命情结”密切相关。于是,这部张爱玲研究的著

作,同时也成为幸谦生命情结的“文本”,可跟他的诗或散文等量齐观。作为“文本”,当然也可以让别人“重读”、“另读”,乃至“误读”。这样,“张迷”固可释然,学人更无妨指点。至于像我这样非迷不学,的确也感到阅读的“狂欢”。欢呼惊诧于张爱玲文中闪烁的幽光异绪,在林幸谦的抉引之下,竟能大幅度照明了历史的暗角、人际的隐私、情性之压抑、生命之荒凉。还有,受虐与施虐、反抗与复仇……此外,也不无抑郁得以宣泄的快感。然而,所谓“狂欢”,无论作为西方后现代的“颠覆”,还是作为东方前现代的“狂歌当哭”,背后都有种隐然的伤痛。不过这可能又是一种“误读”了。就此打住,权充序文。

张学的性别论述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序林幸谦《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李欧梵

今生今世，“张迷”愈来愈多，黄继持先生说他不是，我则勉可自称“敬陪末座”。当然也有“张学”，黄先生谦称他不能，我又是敬陪末座（仅在拙著《上海摩登》的一章中略论而已）。

“张学”大概有两个传统：一是生平事迹的资料收集、考证和叙述，代有人出，近年来的传人应该是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另一个传统则是文本的解读，开山者是夏志清教授，而林幸谦教授的这部学术论著，应该算是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的例子。

林幸谦生于马来西亚，后到中国台湾政大念中文研究所，而后再来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黄继持教授，也可能是他的惟一入门弟子。黄教授为此书写的序，可谓言简意赅，几乎每一句话都再三琢磨后才下笔的（所以出版后有少许错误，黄先生也曾向作者严肃指正过^①）。

黄继持先生——我还是不用“教授”这个官式称呼，以免见外——是我最尊敬的同行学者之一，他平生淡泊为志，和我也只能是泛泛之交，然而我因之更尊敬他。幸谦索序于我，我立即重读继持先生的原序，读后汗颜之余，只觉得自己的这篇小序仅可算做原序的一个小脚注。

正如黄先生所言，这两本书的研究方法，介乎“作者”和“文本”之间，“不一不二，不即不离”，而特别以女性主义理论作为阅读——或重读——张爱玲作品的主轴。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和法国）早已成为显学，执牛耳者也多为女性学者，中国

^① 编者按：此简体字版已将原序错误改正。

内地及台湾亦然。幸谦以男性学者和读者的身份参与,不可谓不大胆。然而学者虽有性别,学术上的“性别”(gender)理论则应是更宽敞也更开放的,因为性别不仅有身体的因素,而且也与文化有关。所以我认为这两本书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其实也含有不少“性别论述”的成分,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处处见之于对身体、欲望与权力的文本分析之中,譬如“闺阁政治”和“铁闺阁”论述(见重读《金锁记》一文)等理论名词,就是一例。

多年前孟悦和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一书,可謂是中國內地女性主義的先河,內中也有專論张爱玲作品的章節,十分精辟。幸謙的部分論點可能受到該書的启发而再作發揮,更上一層樓,特別是關於父權體制和民族國家論述的“逆反”等主題,十分精彩,目前這一種論述模式似乎也變成學界的主流了。綜而論之,從“閨閣”到國家、從“女體”到父權、從“壓抑”到“逆反”,這一系列的論述方法,仍然是從心理分析衍變出來的(周蕾的專著《女性與中國現代性》[*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亦屬如此)。這一種分析方法,落在小說文本,多從人物及隱喻層次著手,也著墨較多,而對小說語言本身的探討——包括敘事點、語氣、修辭以及其與文化的關係——則較少。換言之,各種理論觀念先行,而技巧的分析則在次。因此,“政治正確”式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往往把各種政治符號和理論觀念作為文本閱讀的先鋒,甚至“閱讀”(reading)二字也變成了一種女性政治的策略。

所以,作為“張迷”俱樂部的“末座”,我不禁要問:“這和作者的原來意旨相符嗎?”這句話我也須用引號,因為這是目前西方理論界最禁忌的一句話。作者已死,文本和作者意旨無關,全凭閱讀才可解其深(身)意。然而,華文世界的大部分“張迷”却是把作者和文本混為一談的,甚至把文本(一般人稱之為“作品”)作為作者的“傳奇”資料,张爱玲現象由此而生。我甚至認為:張氏晚年的深居簡出,甚至故作神秘,但又公開出版《對照集》,把自己的一生以照片方式公之于世,都似乎有點刻意營造“作者傳奇”的味道。

本书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二者兼顾,分析得心应手,甚至把张爱玲离群索居和死后海葬的隐喻和吊诡意义也写出来了,令人钦佩。而《女性主体的祭奠》一书辑四的附录,更为“张学”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不愧学者本分。

幸谦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他曾出版一本自传式的散文集《狂欢与破碎——边陲人生与颠覆书写》,我读来爱不释手。我认为幸谦的求学经历中最珍贵的是他对“中文”本身的执著和痴心,在马来西亚要学中文并不是一件易事,进马大要进中文系,而且只此一个志愿,别无选择,更不简单。这是华文世界的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如果把这两本书的作者身世也作为想像的文本来推敲,则会发现他的行文中也带有一种“狂欢”,而理论用语在这种“狂欢”叙述中非但没有干燥的学究气或翻译语气,而且更显露出一种承担感。它似乎在昭告读者:一个年轻学者,终于从一个支离破碎的边陲世界,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字的殿堂,这完全是他辛苦奋斗的成果,应该引以为荣。不论此二书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有何瑕疵或盲点,一位“亚文化”出身的作者对于另一位“主流”作者的“重读”,也足以弥补他个人以及张爱玲的某些残缺。幸谦为学从女性主义出发(他的硕士论文则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研究白先勇的小说),也是值得激赏的。

内容简介

张爱玲作品的魅力在于：不时折射这位民国女子临水照花的又一面貌。林幸谦教授重读张爱玲，以女性论述为基础，旁及心理分析、身体诗学和政治、文化批判。全书自张爱玲少时的作品始，重要作品无不触及。尤其在解析张爱玲创作策略及叙述立场之余，还反思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西方性别论述间的互动与对话。立论尖新，实为难得的文学批评佳作。

11/17/12

作者简介

林幸谦，1963 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福建永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著有《生命情结的反思》、《狂欢与破碎》、《诗体的仪式》、《张爱玲论述》等。此外，亦曾获《时报》文学奖、吴鲁芹散文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花踪文学奖等。

张爱玲研究系列

阅读张爱玲

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

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II

策划编辑 张军◇责任编辑 陈东◇封面设计 曹琦

目 录

辑一 张爱玲的压抑符码与女体诗学

- 一 张爱玲的女性书写、性别政治与女体诗学 (3)
- 二 重读张爱玲:女性焦虑、丑怪身体与
女性亚文化群体的重写 (42)
- 三 闺秀文学与张爱玲的小说:压抑主题及其
闺阁身体的象征仪式 (92)

辑二 重读张爱玲:铁闺阁与他者

- 一 重读少作:张爱玲小说中的压抑
符码与文本的政治含义 (115)
- 二 重读《金锁记》:铁闺阁与双重人格的儒家疯女 (127)
- 三 重读《怨女》:寻找女性和他者的声音 (159)
- 四 重读《连环套》:性别、身份和
女性身体的修辞譬喻 (178)

辑三 闺阁政治论述:身体、欲望与权力的文本

- 一 闺阁政治论述:女性身体、欲望与权力的文本 (201)
- 二 《金锁记》与《怨女》:婆媳关系中的闺阁政治论述 (218)
- 三 第三者的角力剧场与张爱玲小说的矛盾铭刻 (241)
- 四 《半生缘》与闺阁政治场景:姐妹情谊的
反动与女性冲突主题 (260)
- 五 母女冲突主题:疯狂的母亲与女儿的隐喻 (274)